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898  
14 December 1989

UN LIBRARY

CHINESE

DEC 18 1989

UN DOCUMENT COLLECTION

第二八九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12月14日星期四，下午4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佩尼亚洛萨先生

(哥伦比亚)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班扎马先生

巴西

杜亚尔特先生

加拿大

福蒂埃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埃塞俄比亚

塔德塞先生

芬兰

特尔努德女士

法国

布朗先生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巴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赫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沃森先生

南斯拉夫

泽基奇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6点4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 S / 21010 和 A d d . 1 )

主席 ( 以西班牙语发言 ) : 我要通知安理会, 我收到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信, 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项目的审议。按照惯例, 我提议经安理会同意, 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 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 ( 塞浦路斯 ) 、泽波斯先生 ( 希腊 ) 和阿克辛先生 ( 土耳其 ) 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 ( 以西班牙语发言 ) : 我要指出, 安理会成员在磋商过程中同意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奥泽尔·科雷先生发出邀请。如没人反对, 我将认为安理会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科雷先生。

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适当时候邀请科雷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各位成员面前有一份秘书长关于1989年6月1日至12月4日期间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 即文件 S / 21010 和 A d d . 1 。安理会各位成员面前还有一份安理会在磋商中起草的载于文件 S / 21020 中的决议草案。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愿就面前这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现在把决议草案（S/21020）付诸表决。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十五票赞成。这样，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646（1989）号决议。

我发言名单上第一位发言者是塞浦路斯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12月份安理会主席职务。我们极为高兴地看到由哥伦比亚常驻代表干练地主持安理会，塞浦路斯一贯与该国保持密切和友好的关系。

我还愿祝贺你的前任、中国常驻代表李鹿野大使熟练地主持了11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此外，主席先生，我愿赞扬和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成员刚刚一致通过了关于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及秘书长斡旋团的留驻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决议。我们欢迎这项决定，并保证塞浦路斯政府与联塞部队全体官兵及为其重要工作做贡献的所有国家充分合作。

我还要向部队司令克莱夫·米尔纳将军表示我们的谢意，他自今年早些时候担任其职务以来已为塞浦路斯的和平事业做出重要奉献。

我们真诚地感谢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他为完成其斡旋任务坚韧不拔，尽心尽力，克服困难障碍。值得注意的是第九届不结盟国家运动首脑会议要求消除这些障碍。我们还感谢他的同事奥斯卡·卡米利昂先生、马拉克·古尔丁先生、詹多

梅尼科·皮科先生和古斯塔夫·费赛尔先生。

我认为我在发言的实质性部分应首先提到最近，即最近两个星期的事态发展，这包括瓦西里奥总统和登克塔什先生与秘书长举行的正式会晤，以及秘书长分别举行的两次午宴，瓦西里奥总统和登克塔什先生分别参加了午宴，参加午宴的还有安理会十一月和十二月的主席、不结盟运动政务会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协调员、及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成员。希腊大使也参加了为瓦西里奥总统举行的午宴。

上述两顿午餐极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正如我国政府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提倡的那样，必须扩大安理会，特别是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当前的介入，使之超过这两项几乎是走形式的重新授权——而且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也是因为它给安理会成员一个独特的机会，在不受议事规则和惯例束缚的情况下——这在作出正式决定时是非常需要的——更多地了解塞浦路斯，了解为什么尽管这个主要机构安理会15多年以前已经作出强制性决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占领还在继续。

所以，主席先生，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有机会对不同立场作出比较，遵照国际法和人权文件的绝对准则，观察政治意愿的存在与否，务实还是空谈，坚持对话还是赤裸裸的否定。

最后，你们在第二顿午餐之后踏入38层的电梯时一定都在怀疑，是否双方都真正，或者至少同等地想要解决问题，并且在意识到秘书长工作的困难之后，可能认定你们必须尽快朝着正确的方向行动，巩固他的力量。

秘书长在十月和十一月同瓦西里奥总统的两次会晤是郑重其事的，十分成功的；双方都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应举行一次会议，由瓦西里奥总统和登克塔什先生在秘书长的积极参与和主持下将讨论和议定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框架。议定的唯一先决条件是，会谈应该是实质性的，将讨论所有意见，最后讨论1989年7月25日文件中所体现的秘书长的意见。

不幸的是，10月11日和12月4日同登克塔什先生的并行的两次会议至少

是无济于事的。联合国会后立即发表的简短公报表明了这一点，在秘书长的报告中(S/21010)反映得更为明显，主席先生，你刚才已提到这份报告。

在第一次会议期间，登克塔什先生显然提出了某些完全不相干的，完全不符合拟定的会谈基础与程序的文件；更糟糕的是，文件提出了公然无视和藐视理事会第541(1983)和550(1984)号决议的条件。毫无疑问，这就是秘书长为什么决定不把这些事实上和法律上都不存在的文件转交希族塞浦路斯人一方。

应该想到，上述手腕在过去也曾用过，其目的总是一样的，即只要出现一点点乐观的光芒就捣乱，破坏一切。

因为希望挽回第一次会议所造成的损失而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也是不成功的；因为据我们理解，仍然存在不能讨论的不可接受的条件，它们除其他外相当于承认单方宣布独立和分别自决及肢解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权利；而且这些条件被要求优先予以讨论。

在秘书长主持下，在其特别代表卡米里昂先生在场的情况下，瓦西里奥总统同登克塔什先生进行了100多个小时的直接会谈，并且在纽约同秘书长本人举行了三次联席会议，所产生的一系列意见由秘书长于1989年7月25日书面送交双方。

秘书长认为这些意见“值得思考”，其唯一的目的是帮助双方讨论，促成表面看来在1989年9月编就一份全面解决纲要。

登克塔什先生的反应是拒绝拟定的谈判程序，并公开对秘书长的作用提出质疑。首先，他以圣卡西亚诺和平游行造成紧张关系为借口，拒绝出席会谈；继而他又以他的所谓国会“决定”为借口，拒绝继续会谈，除非秘书长撤回7月25日送交双方的意见。他还提出了许多不能容许的先决条件，其中某些我在前面的发言中已经提到了。

圣卡西亚诺事件最突出的特点是，当希族塞浦路斯妇女在入侵塞浦路斯十五周年之际和平地表达她们希望返回祖辈的家乡时，占领军强行侵入非军事化区，毫无道理地使用蛮力，从正在举行礼拜的教堂中劫持100多名妇女和几名高级牧师，把他们送到塞浦路斯被占领区。在那里，他们由于和平地表达了希望按照国际法所保障的和有关联合国有关决议所规定的返回家园的愿望而“犯了大罪”，要面临虚伪的审判。

土耳其军队的全部行动目的在于使局势恶化，并且为打断正在进行的对话提供了借口。

在这一点需要强调，秘书长提出的思想并不是以“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为基础的正式建议，而是构成符合你们安理会成员委托给秘书长的任务的、非约束性的“供参考”的文件。

希族塞浦路斯人一方对于某些意见当然有保留意见；但同另一方不同，我们愿意坐在谈判桌前，负责任和讲道理地进行讨论。安理会责成我们促进会谈，使我们义不容辞地这样做，但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塞浦路斯及其人民负有义务。

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土耳其一贯厚颜无耻地支持登克塔什先生一再试图破坏谈判；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安卡拉更严重地向包括安理会和秘书长在内的，长期为创造永久性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气氛和前提条件而坚持不懈地工作的所有人进行挑衅。

土耳其和土族塞浦路斯领导人顽固地树立一种荒唐的、不可接受的思想，即：塞浦路斯必须保持分裂，并且由外国军队和定居者驻在其土地上。在过去几个月中，土耳其一方在其本国人民被剥夺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时候，除从土耳其本国已经移植了65,000名定居者之外，还一直在向塞浦路斯运送和安置保加利亚穆斯林。

当几乎各处都在拆除障碍的时候，在外国军队纷纷从第三国撤出的时候，在摧

毁种族隔离在即的时候，土耳其和登克塔什先生却谋求在人种基础上将分隔和分离塞浦路斯人民的制度体制化。欧洲及其他地方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所发出的信息是强有力的、清晰的，而土耳其一方不能长期地忽视它。分裂的墙已被拆毁，朝着合作与统一的方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浪潮。

我国政府不仅允许而且鼓励跨越分割塞浦路斯的占领线的自由移动。我们注意到另一方仅仅有限地放松了对某些记者行动的限制，但我们必须强调，目标只能是完全的行动自由和实行塞浦路斯政府所实行的全部自由。还应该提到当前在政府控制区内工作的、规模不大的土族塞浦路斯人的扩充以及向土族塞浦路斯人支付的社会保险。

正是另一方顽固坚持塞浦路斯的分裂，正是一位重要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领导人在听到臭名昭著的柏林墙倒塌时，傲慢地说：“柏林墙也许倒塌了，但塞浦路斯的分裂将继续存在。”登克塔什先生的非法当局反复拒绝让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包括有关集团的代表，与他们的希腊族塞浦路斯同胞相聚，讨论能够促进关系缓和与相互信任的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们有时也允许人们过界，但这只是有选择的，武断决定的，只是由于适合非法政权狭隘利益的原因。

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任何建立信任的措施，只要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直接或间接地承认分裂主义的假国家，人人都可以忆及，这种假国家受到过安全理事会第541(1983)和第550(1984)号决议的谴责。我愿提醒各成员国，安全理事会第550(1984)号决议特别要求把瓦罗沙市移交联合国管理，并认为除了它的居民以外，任何人试图在那里定居的行动都是不能允许的。正如最近总统对秘书长所说的那样，如果土耳其方面遵守我们都知道是强制性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而不是威胁要通过外国人定居使这一被占城市变成殖民地，那么这本来确实是一种亲善的姿态和极好的建立信任措施。

但是，土耳其方面可以在另一个问题上表示善意和对人们长期遭受苦难的一定程度的关心。我指的是在塞浦路斯人员失踪这一纯粹的人道主义问题，这一问题在难以忍受的15年里一直无法解决。失踪人员委员会的效率只有得到土耳其方面的支持与积极合作时才能改善，而令人痛心的是，这正是所缺少的东西。

我们的谈判愿望现在已是尽人皆知的，虽然这一愿望反复受到考验。面对土耳其方面一再企图破坏目前的对话进程，塞浦路斯政府已加强了努力，以便创造有意义的实质性谈判所必需的条件。

当务之急是，国际社会，尤其安全理事会必须加强秘书长的作用，协助他克服已出现的障碍。就在几天前，欧洲经济共同体在斯特拉斯堡最高级会议结束时表达了深切的关注，通过了一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声明，该声明对塞浦路斯的不幸分裂表示不安，对秘书长作了努力后仍缺乏进展表示遗憾，并再次呼吁各方与秘书长和他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合作，以便克服进行对话的障碍。它要求他们不要错过这个能够公正、持久解决问题的机会，这一解决将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维护塞浦路斯的统一、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希族塞浦路斯方面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商定的谈判基础和程序，我们希望秘书长的努力将取得成果，土耳其方面将同意回到谈判桌旁来，举行实质性会谈。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当联合国驻塞维持和平部队任务延期的问题每六个月一次在本机构提出时，我们总是诚挚地希望它是最后一次，希望塞浦路斯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所有塞浦路斯人民终于能够被证明是正确的。

今天在安全理事会面前，我不得不承认这种想法再次出现在我头脑中。我希望，尽管受到挫折，目前吹遍世界的改革之风将影响塞浦路斯，在安全理事会的积极协助和帮助下，秘书长将能看到他的塞浦路斯任务成功的结束。



我们诚挚地希望，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有意义和以取得结果为重点的对话终于能够开始，并按照当代的普遍气氛，和解、合作与对话的精神终将以它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出现的那种方式，在塞浦路斯出现。

瓦西里奥总统和塞浦路斯政府已充分证明我们具有进行富有成效和建设性对话的政治意愿。来自安全理事会的正确信息可以保证产生同样的反应。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下一位发言者是希腊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泽波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接受我们对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热烈祝贺。我希望向您保证，我们完全相信您将成功地履行这一高级职务的重要责任。希腊与哥伦比亚保持着最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我们与贵国政府对众所周知的特别重要的问题有着同样的关心，并希望再次向您保证，我们将支持您。

我还要借此机会对您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任代表李鹿野大使表示诚挚的祝贺，祝贺他干练、成功地履行了上月份主席的职责。

我国政府完全同意秘书长在其12月7日报告中表达的观点，即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存在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它同意联塞部队任期的延长，并注意到了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也对此表示了同意。我们同样希望记录在案的是，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再次申明它高度重视秘书长的斡旋使命，要求他继续这一使命，并将取得的进展通知安理会。我们欢迎正式或非正式的旨在把塞浦路斯的事态发展及时全面通知安理会成员的任何行动或倡议。

当6月9日我在安理会的一次相同的会议上发言时，我最后表示了保留意见，即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对今年下半年塞浦路斯各族之间的会谈将遵循的道路持乐观态度。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我的悲观主义被证实。正如秘书长指出的那样，他不幸不能报告取得了任何具体成果。塞浦路斯常驻代表在已就令人遗憾地缺乏进

展的原因向安理会作了充分的说明。在秘书长1988年8月采取主动行动后，人们显然看到，他所做的并得到了他的塞浦路斯特别代表Camillion先生协助的不懈努力——对此我们非常感激他——可以通过对待这一问题的新方式，促成制定一个纲领的一系列的措施，这一纲领将以非约束性方式反映各方的立场。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进展受到了挫折，因为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领导人在各种借口下，中断参加秘书长主持的会谈。

秘书长1988年8月采取的行动显然是基于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中的规定。为进行会谈而商定的方式特指1977和1979年的高层次协议，其中明确提出了准备商定的全面解决办法的轮廓。我们还进一步确信，在两族间会谈期间，提出背离国际法基本准则或背离联合国和其他明确表达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立场的其他国际机构的决议的要求和建议是不可想象的。

在后一类机构中，我想我可以提出由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它在最近几个星期两次召开会议，审议对欧洲极为重要的事态发展。十二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有机会估价了目前的新变化的意义，这些变化似乎逐步扫除了分裂欧洲的各种障碍。它们的估价有着更为广泛的政治含义，因为这些事态发展显然会影响到在联合国范围内深入审查的其他事态发展。塞浦路斯问题始终是、并将仍然是一个欧洲问题。我想提请注意欧洲领导人12月8日在其最近一次会晤时就欧洲大陆事态发展所作声明中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看法：

“欧洲理事会对属于欧洲大家庭的塞浦路斯的悲剧性分裂，经由联合国秘书长15个月来的不断努力，依然不曾发生变化深表不安。它还重申其呼吁当事各方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及其驻地代表合作，以克服寻求对话过程中的障碍。它请当事各方不要错过实现公正和持久解决这一机会，因为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将保证按照联合国有关决议促成塞浦路斯的统一、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今天，在1989年，我们在塞浦路斯问题中看到了一个有50年历史的共同的惨痛经历：由于外国军事占领、劫掠、分裂和不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当代人在欧洲的亲身感受。除非我们能够得到保证，即土耳其占领军和土耳其移民将撤出塞浦路斯，移徙自由和财产权将得到尊重，塞浦路斯全体人民将在没有外来干涉和干预的情况下享有合作和统一的成果，否则，我们看不出可对解决这一问题抱有什么希望。

遗憾的是，从土耳其和土族塞人方面，我们最近只听到了要求分治和分裂的声音，这一点尤其表现在12月4日登克塔什先生对新闻界发表的一项声明中。

我还想强调土耳其一方最近一些企图的严重性，他们试图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特别是试图通过在共和国领土北部被占领地区移居来自第三国穆斯林社团的外国国民来造成既成事实。我有机会在1989年8月11日的一份备忘录和1989年6月16日致秘书长并转呈安理会成员国的一份普通照会中提请注意我国政府谴责这些企图的立场。我不必强调，希腊政府对我举例说明的破坏秘书长的努力，妨碍商定解决办法的种种行为表示遗憾。为此，我们欢迎采取措施，加强塞浦路斯两族之间的信任，并特别建议安理会应注意其第550(1984)号决议第5段，其中要求把瓦罗沙地区移交联合国管理，以减轻一些难民的持续痛苦，使他们能够重新获得家庭，乃至复兴仍然荒芜的城镇。

最后，我希望对联塞部队指挥官克莱夫·米尔纳少将以及该部队军事和文职人员承担的艰巨任务和使命、并对他们履行其责任时表现的献身精神表示赞赏。他们应把这一事实、即联塞部队的存在尤其是对土耳其侵略造成的这一问题的谴责看作是我们对他们的工作的再次肯定：那些希望和平重返家园的人，那些希望在缓冲区的教堂内举行礼拜的人，他们的所做所为不应被视为非法行为，而应看作是我们特别关心的那些人的自然表现。在那些示威者与土耳其军队之间不存在可比性，

土耳其军队绝不能为其在秘书长报告中描述的在各种情况下强行闯入缓冲区的行为辩解。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希腊代表对我说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奥泽尔·科雷先生，安理会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了邀请。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前就座并发言。

科雷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给我这次机会，就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驻留期限延长6个月的问题在安理会上发言。 我还希望祝贺你担任12月份安理会主席。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中国的常驻代表表示祝贺，他干练地主持了11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主席先生，正如大家都知道的，登克塔什阁下于12月4日会晤了秘书长，讨论如何恢复因希族塞人领导人提出的先决条件而停顿的塞浦路斯双方领导人之间的会谈。 大家当会记得，在他们10月11日的前一次会晤中，登克塔什总统向秘书长提出了一些确保早日恢复会谈的具体想法。

在那次会晤中，登克塔什总统向秘书长阐明了面对希族塞人日益强化的顽固态度和反对意见，土族塞人的立场，并对如何在重重困难下推进谈判提出了一些建议。 这些建议旨在确保双方领导人通过一项联合宣言为两族人民之间的新型关系奠定基础，并通过直接实质性会谈，勾勒出一项全面解决办法的要点。

秘书长1989年12月7日的最近的那份报告(S/21010)第41段提到了登克塔什总统的建议，但未提出任何详细情况。使我们确信的是希族塞浦路斯当局已得到这些建议。在报告的第43和44段中，我们看到秘书长已将登克塔什总统的《共同宣言》建议改成《共同声明》，瓦西里奥先生实际上已拒绝了这个建议。为了让每个人自己判断瓦西里奥先生的拒绝所造成的严重局势，我将宣读登克塔什总统建议的《共同宣言草案》文本。内容如下：

“土族塞浦路斯领导人和希族塞浦路斯领导人，

“代表在1960年已向其共同移交了主权的各自人民，他们作为共同缔造者伙伴，一起建立了两族社区的‘塞浦路斯共和国’，

“牢记过去的经历和痛苦，决心确保不使它们再次发生，

“愿意作出努力，以建立一个在宪法方面为两族社区，在领土方面为两族区域的联邦，

“为达此目的，希望在联合国秘书长斡旋团的范围内进行谈判，在1977年和1978年的《高级协定》基础上实现全面的解决办法，

“同意将通过由两族人民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包括的他们固有的自决权举行单独公民投票，批准全面解决办法，

“1、承认每一民族特有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性，每一民族的人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应该在全面解决办法之下得到保障，

“2、表示坚信：

(a) 两族人民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相互的存在、完整和政治平等的基础之上，

(b) 各方应该为实现这种关系作出积极的努力，

(c) 两族人民应该在不面临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或任何种类的暴力危险的情况下，和平共存、享有安全，

“ 3、强调遵循与各自祖国的友好与合作的政策以及根据不结盟原则促进与所有国家和平与友好的关系具有历史意义的必要性，

“ 4、保证努力起草一个作为不可分割整体的全面解决办法的纲要，在该解决办法基础上，双方将举行进一步谈判，包括上述各项考虑，拟定一项和平协定以及建立联邦的相应安排，

“ 5、同意使他们的立场与目前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进行的谈判进程保持一致，并同意相应改变所有相互矛盾的做法，不采取在实质上破坏谈判解决问题的努力的任何政治、军事、经济、商业和文化行动。”

在这个时刻，必须强调指出即将召开的会议是否能取得成功将取决于希族塞浦路斯人一方是否接受某些原则和准则，例如我们的《共同宣言》建议中所包括的那些原则和准则，它们将主要构成两族人民之间的，建立在平等、两族区域和分享权力之上的真正联盟的基础。《共同宣言》的目的在于消除因希族塞浦路斯人一方一直不愿现实地、富有建设性地处理各种问题至今为止所造成的困难。

我们认为只有在两族人民不再将各自看作敌人，而是看作其可以信赖的合法伙伴才能建立起联邦。只要希族塞浦路斯人一方执行反对土族塞浦路斯人一方的敌对政策，建立一个新的伙伴关系国家将一直十分遥远。我们的建议是建立在这个简单逻辑基础之上的，建立政治联盟之前必须先有和解。

我们希望秘书长从土族塞浦路斯人一方提出建议的方面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使用他的正确判断，敦促希族塞浦路斯人一方作出和解姿态。

我们认识到秘书长在此方面的任务并不容易，我们知道事实是希族塞人政权的努力从来不以在该岛实现联邦解决办法为目标。时间表明希族塞浦路斯领导人没有政治意愿放弃“塞浦路斯政府”所篡夺的非法地位，而赞成联邦解决办法。自瓦西里奥先生在1988年2月上台以来，南塞浦路斯的军备扩充的步伐大大加快。瓦西里奥政府花费巨额资金从各国购买尖端攻击武器、导弹、坦克和军事运载工具。

与此同时，希族塞人国民警卫军通过大大增强人力并在边境成立军事团而得到加强。目前也在准备在军事单位中雇佣妇女。在过去一年许多的场合里，我们已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信件中提请秘书长和国际社会注意南塞浦路斯的这个危险趋势。我们已指出希族塞人政府执行的这个军备计划完全不符合谈判精神，它是两族人民之间的紧张状况和不信任的主要原因。1989年11月30日，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弗朗西斯·莫德先生在下议院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时，在他证实希族塞浦路斯人正在执行为希族塞人国民警卫队大量购买武器的计划以后指出：

“我们已阐明了我们的观点：这些措施丝毫不能促进为恢复自今年六月以来中止的两族间会谈创建好的气氛。”

令人奇怪的是秘书长最近的报告没有具体提到希族塞浦路斯人一方作出的这些努力，甚至希族塞浦路斯人自己也没有对此保密。鉴于这个事实，我们别无它择，只有请求将我们写给秘书长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信件作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文件散发。

乔治·瓦西里奥先生想把自己装扮成为致力于谋求早日解决办法的企图已经失败。他嘴上说得好听，行动上却很强硬。迄今为止，瓦西里奥手下的塞浦路斯希族政府采取的行动一直旨在挑起塞浦路斯土族人的对抗，在塞浦路斯希族人中间散布对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仇恨，并破坏谈判进程。由于瓦西里奥先生推行的政策，最近几个月里这两个民族相距得更远了。

自从瓦西里奥先生当选为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以来，在塞浦路斯发生了许多示威和侵犯边境事件。7月19日塞浦路斯希族人的示威游行以及对边境的侵犯就是塞浦路斯希族人对塞浦路斯土族人的藐视和傲慢的一个突出例子。那天，数以千计的趾高气扬的塞浦路斯希族示威者占领了卡费斯里地区的缓冲地带，高呼挑衅性口号。其中一些入侵者带着特殊的剪子、锤子和手套，冲开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防线，进入了土族塞浦路斯人的领土。他们被塞浦路斯土族警察逮捕，并以非法越境进入的罪名在土族塞浦路斯人的法院受到审判。

在其后的三天中，塞浦路斯希族示威者同所有塞浦路斯希族政党领导人、大主教、以及塞浦路斯希族国民警卫队司令一道，完全无视联合国驻塞维持和平部队，侵犯了缓冲区，不幸的是，维持和平部队无法遏制他们。这些公然的行动违反了双方1989年5月达成的《消除对抗协议》。

不幸的是，秘书长的最新报告不仅没有谈到缓冲区遭到塞浦路斯希族人占领达三天多的事实，而且在有关在哪里进行逮捕的问题上提供了错误的情况。此外，第11段(a)试图指责塞浦路斯土族警察，称他们“强行闯入该地区”。这是不正确的。塞浦路斯土族警察当时呆在自己的领土上，从未进入缓冲区。多年来，塞浦路斯土族安全部队一直在那个地区巡逻，而且还应该指出的是，这正是根据同样报告的第10段所提到的无人区协议建立的一个无人区。如果一块土地不属于土族塞浦路斯人管辖和控制，它又怎能将这块地区辟为无人区呢？

塞浦路斯希族人的敌对行动并没有到此为止。自从这一事件以后，至少另有三次，塞浦路斯希族人在我们的边境举行示威，并企图非法进入我们的领土。

塞浦路斯希族的这个领导人遵照他的前任长期以来推行的将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政策，毫不犹豫地就把问题拿到各个国际组织中，千方百计地想得到违背有意义的谈判过程的片面决议。不结盟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以及英联邦首脑会议在吉隆坡通过的决议就是这类无法接受和有害的决议的最新例子。在这两个会议中，瓦西里奥先生吹嘘自己外交政策的成功，并顽固地认为这个问题已被置于合适的背景中，但有关决议只反映了塞浦路斯希族一方的观点，违背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合法权益。瓦西里奥先生一直想要得到并指望第三方的干预，而避开有意义的谈判。

关于谈判进程本身，自从1989年5月以来，瓦西里奥先生一直避而不谈同塞浦路斯土族一方举行直接的、以取得结果为主导的谈判。谈判进程的中断，是因为瓦西里奥政府竭力想要破坏已经商定的塞浦路斯两方在秘书长的斡旋下，在平



等的基础上进行直接谈判的程序。瓦西里奥先生在和解声明的烟幕下给恢复谈判提出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先决条件。很明显，他对举行有意义的对话不感兴趣，而是想通过第三方的帮助来给解决办法提出自己的条件，使这种解决办法只满足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塞浦路斯土族一方对这种花招不得不采取行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立法议会审议了由塞浦路斯希族一方制造的僵局，并于1989年8月23日决定，谈判只有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和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才能开始。

要使两个民族之间的和解进程能够开始，塞浦路斯希族一方得采取许多初步行动。很明显，暴力示威、扩充军备、经济禁运措施以及类似的政策是无利于岛上的和平与和解的。

在采取善意措施方面，塞浦路斯土族一方所做的已经多于它应做的，但却没有得到对方的任何积极响应。我们的所有善意措施和建议不是被断然拒绝，就是被塞浦路斯希族一方用来进行政治宣传。最近的一项善意措施是关于从南部进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入境手续，已于11月17日生效。我们曾期待塞浦路斯希族能够采取互惠措施，改变他们目前限制南北两边穿越边境的政策。但是塞浦路斯希族领导层又一次没有这样做。一些塞浦路斯希族记者希望利用新的可能性穿越边境，却遭到塞浦路斯希族政府的劝阻——有时甚至是阻挡。总而言之，塞浦路斯希族对想要在北方和南方之间旅行的外国国民的限制仍然生效。

我还要进一步补充的是，塞浦路斯希族的宣传机器非但没有对塞浦路斯土族为放宽两邦之间的边境来往所采取的措施采取一个建设性的立场，而且还荒谬地试图把柏林墙的开放与尼科西亚的形势相提并论。众所周知，尼科西亚的所谓绿线的划定，是1963年12月开始的塞浦路斯希族的武装进攻的结果。目前塞浦路斯的边界是两个拥有不同语言、文化、宗教、传统和历史观点的民族的利益和愿望冲突造成的。对土族塞人来说，边界代表解放和安全。

以下摘要摘自登克塔什总统在12月4日会见秘书长时致秘书长的“说帖”，我已经将全文告知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全文总结了土族塞人对于东欧正在发生的事

态发展的立场:

“东欧的历史性事态发展产生于自决权的行使。各国人民希望自由行使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以按照他们的自由意志塑造他们的前途。但希族塞人错误理解了这些事态发展。就我们而言，我们密切注视着多民族联邦国家中的深刻变化以及重新界定联邦内政府间关系的宪法改革运动。单一的德意志民族分裂为两国的经验，乃至世界和两个德国本身对未来德国的统一的可能性所持的谨慎态度也提供了许多值得思索的教训。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重新分阶段统一问题提出的10点建议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答复。双民族的塞浦路斯与德国不同，但人们不能忽略极为重要的一点，即在一个单一的国家中，统一的途径在于合作，在于建立在协商一致基础上的关系，在于在建立邦联机构的过程中导致今后建立联邦，在于行使自决权。”

我们依然在等待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转变思想。希族塞人领导人仍然把持其篡夺的所谓“塞浦路斯政府”的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反对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宣传。与此同时，他们毫无根据地对北塞浦路斯和土族塞人提出主权要求，以此作为借口对土族塞浦路斯人民进行侵略行径，以暴力相威胁，实行经济禁运，并在所有领域中采取限制性措施。1963年在与希腊进行联合的过程中以武力使两族政权解体的那种思想至今仍然盛行于南塞浦路斯。希族塞人领导人以“具有战略意义的少数”和“塞浦路斯400年之久的客人”等来形容土族塞人。战争成性的希族塞人国民卫队希族人司令每天都在叫嚣一旦条件成熟便要发动进攻，“收回北方”。一位希族塞人发言人最近说他的政府不接受土族塞人的平等地位，也不接受土族塞人有平等的权利参加任何未来的解决。

南塞浦路斯希族塞人政府的侵略与敌对政策严重阻碍了塞浦路斯以联邦方式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希族塞人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其对土族塞人的态度，那未免太天真了。并没有任何极有希望的迹象。如果他们坚持这些政策，那么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分歧也将进一步扩大。

最近，一家与 Gallup 有联系的民意测验机构在北塞浦路斯所进行的一次测验表明了土族塞人对目前以及未来两族关系的看法。测验结果清楚地表明土族塞人对他们的南方邻居普遍感到极不信任，对希族塞人的真正用心也感到忧心忡忡。我现在就介绍一些测验中出现的结果，应该引起所有有关人员的一些兴趣。被提问的人中 92.5% 说他们不信任希族塞人。67.5% 的人说希族塞人的最终目的是与希腊结为一体。63.8% 的人说希族塞人加强军备的目的在于一旦条件成熟就向土族塞人进攻。一个有关的问题是：“什么是塞浦路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式？”54.5% 的人说“继续维持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21.3% 说“建立两国邦联”；22.4% 说“双族双区域联邦”。然后又只问那些赞同双族双区域联邦的人：“你是否愿意在一个联邦内与希族塞人共同生活？”这一组内 69.6% 的人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做任何进一步的评论，统计数字本身就说明问题。

虽然我们在载于文件 S/21010 中的报告方面还有话说，但现在明确表示我们的一般保留意见并告诉安理会成员今后将在适当范围内由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塞部队处理这些问题就足够了。

现在谈一谈联塞部队延期问题。我想重申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的决议对于土族塞人方面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其原因已经在以前安全理事会对此问题进行的辩论中阐述过了。任何决议，只要把希族塞人政府称为“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土族塞人方面就不能接受，因为这种决议无视塞浦路斯现实，并试图否定双方平等的原则。

尽管由于上述原因本决议肯定会被我们拒绝，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仍然愿意在 1989 年 6 月宣布的同样基础之上接受联塞部队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领土上的存在。从而，我们的立场将继续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当局与联塞部队进行合作的原则、范围、方式以及程序将完全基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单独作出的决定。

我想重申支持由安全理事会根据第367(1975)号决议交付给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使命。我们再次向他保证在这方面同他充分合作。我们还赞扬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以及驻塞浦路斯部队司令官所做的各种努力。

最后，我想对希族塞人方面发出呼吁。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机会。我们要么在目前现实的基础上结成一个新的伙伴关系，要么就坐失良机。希族塞人应该认识到要想奏起一个新型伙伴关系的前奏曲，就必须以“共同宣言”的方式，对和平与和解作出承诺，对基于友谊与合作之上的关系模式以及岛上两族人民的平等和自决权利作出承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一个发言的是土耳其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阿克辛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想最为热烈地祝贺你担任12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相信，在你干练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定能成功地解决其面前的敏感的国际问题。

我国代表团还想赞扬中国常驻代表李鹿野大使娴熟地主持了安理会11月份的工作。

每隔6个月我国代表团都有机会就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问题阐述立场。我没有必要再次详述这一立场。我只想重申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决议有几个因素是我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同意在此基础上延长驻塞部队的使命。

决议中提到的“塞浦路斯政府”实际上代表居住在岛上南部的希族塞人社区。它只对岛上该部分行使权力。它代表不了土族塞人，土族塞人在1963年被希族塞人以武力从塞浦路斯两族政府中驱逐出去后，第二年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在1974年事件后重新集结于塞浦路斯北部，最终建立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这一国家的代表科雷先生刚刚解释过其政府关于对联塞部队在他的国家的存在的管理方式的立场。

我国政府完全支持这一立场，并请安理会注意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所采取的积极立场，这一立场使得联塞部队能够在岛上正常执行任务。

我已听取了会议桌另一边的发言，并注意到这些发言含有惯用的歪曲和指责。我将不对这些指责作答辩，因为它们已在以前多次场合得到了答复。

我想提请理事会注意塞浦路斯问题已伴随我们26年了。问题的根源是希族塞浦路斯人拒绝将土族塞浦路斯人作为真正平等的伙伴对待。如果目前的谈判要产生积极结果，希族塞浦路斯人必须使自己重新评价他们与土族塞浦路斯人的关系并作一些根本的改变。当前希族塞浦路斯人对土族塞浦路斯人的对抗和强烈的敌视态度必然导致谈判毫无进展。就是为了克服这一对进展的主要障碍，登克塔什总统才在目前1988年8月开始的一轮谈判中提出了许多建议，以使两族社区相互更加接近。但这些姿态从未得到希族塞浦路斯人的适当反应，这问题使土耳其政府深为遗憾。

事实上，希族塞浦路斯人肆无忌惮地大肆诽谤，坚持推行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孤立于一切国际交往外的政策。他们违反了土族塞浦路斯人民的基本人权，企图剥夺他们自由交流和旅行的权利。他们竭尽一切之能事阻碍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他们还肆无忌惮地进行重振军备活动，这只能引起土族塞浦路斯人的震惊，在两族社区间播下更加不信任的种子。这些不负责任的政策是在秘书长试图使两族领导人进行有意义的谈判时推行的。这些政策怎么能与目标为在两个单独的邦之间建立联邦的谈判进程相调和呢？这些顽固政策怎么能使同全世界被引导接受的把瓦西里奥先生描绘为和解、灵活的领导人的情况相一致呢？

此刻，我想提一下登克塔什总统提出的联合声明的文本，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在他的发言中引用过这声明。这种联合声明将是塞浦路斯全面解决的纲要草案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是为了拟订这样一份协议的纲要，两族领导人可能在明年初会晤。

在此，我想引用秘书长的报告。他在第48段中说，“谈判和整个气氛无疑是紧密相关的”。秘书长还说，“谈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两族社区相互转

达的信息”。应根据我刚才引用的秘书长的观点评价登克塔什总统的联合声明的建议。

该联合声明的目的是澄清两个塞浦路斯邦的关系，并缓和他们间的紧张关系。瓦西里奥先生甚至不能承认收到了这份文本，更不用说接受它了。我遗憾地说，这一强硬路线，拒绝态度无利于谈判的前途。让我再次强调这一点，联合声明的目的是结束两个塞浦路斯邦间的一切敌对行动。瓦西里奥先生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候已到了。他或者遵守联合声明的精神并使继续谈判成为可能，或者继续推行目前的不调和政策，激怒土族塞浦路斯人，挫败秘书长的努力。谈判和接受联合声明将是严峻的考验，瓦西里奥先生的真实意图将据此受到理事会的评价。

关于载于文件S/21010的报告，我们对过去半年中不偏不倚地报道塞浦路斯局势的必要努力并不完全满意。一方面掩饰了希族塞浦路斯人重振军备的努力和敌对活动，另一方面却没有适当地反映登克塔什的建设性努力。同样，土族塞浦路斯当局为推动两族接触而采取的积极步骤没有在报告中得到充分的强调。

我将不详述我们对在我们面前的报告的许多保留意见了。我相信，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将会在适当时机与秘书处和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处理这些问题。但是，我想对报告的要旨表示我们的不满，它由于并不十分公正，无助于谈判进程，损害秘书长的斡旋任务。

说到此，我想重申，我国政府完全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使命，并继续认为，实现公正持久解决，导致两塞浦路斯邦建立联邦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直接谈判。这样的解决必须以两族塞浦路斯人民的合理的关注和合法愿望为基础。所有强加解决办法的外来企图都注定要失败。

在结束前，我想感谢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奥斯卡·卡米利恩先生在过去半年中在该岛上的耐心努力。我们还想赞赏联塞部队司令米尔纳少将，他在有时困难的情况下以军人的勇敢方式履行了职责。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我只想提两三个问题。

第一，实在遗憾的是，对塞浦路斯事态负有责任的国家的代表来到安理会前面，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试图否认塞浦路斯政府是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他甚至说本理事会是无效和不合法的，并要求我们以政府的名义撤消单方面宣布的独立，这的确令人极为震惊。

第二，关于所谓的“塞浦路斯的大肆重振军备”，我想提醒你们，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这一指责出自一联盟中军队处于第二位的国家，其数量远远超出了塞浦路斯的总人口，该国在只有弹丸之地的岛上维持着至少近400辆装甲车和坦克。

最后谈一下联合声明。你们应看一下秘书长报告的第44段。如果“联合声明”指的是我们将不是承认单方面的独立决定，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承认通过使用武力建立的既成事实，那么可悲的是他们错了。这是对联合国主要机构的精明才智的侮辱。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泽波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我不希望在此阶段进行实质性的对话。主席先生，我只希望你允许我请你考虑向安理会提出一项程序性建议。

我要讲的是请你不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541（1983）和第550（1984）号决议并牢记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27、29、37和39条向安理会成员国提交一项建议，即希望在安理会内发言的代表应先于有权根据第39条在安理会发言的成员国代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下一位代表土耳其代表发言。

阿克辛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知道现已很晚。 我不想多说，我只想指出土耳其军队是土耳其的，是为了保卫土耳其的。他们与塞浦路斯正在发生的事态无关。 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盲目的扩军政策是对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的直接威胁，是对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国家的直接威胁。

至于桌子另一边的人企图使人对土族塞浦路斯人国家产生怀疑，我想说，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拥有一个国家的所有属性，包括人口、领土和主权，拥有一个正当地建立起来的国家应有的一切机构。 此外，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是个法制国家。 它是一个民主、多元化和开放的社会。 其公民享有所有人权和自由。 前不久，其公民为反抗希族一方的种族主义的进攻，为维护其自由与尊严进行了不断斗争。 他们在建立一个模范国家过程中战胜了重重困难。 土耳其自豪地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为独立国家，因为它确是个独立国家。

土族塞浦路斯人作出了重大让步，同意与希族塞浦路斯人组成邦联，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证实了其和解立场。 安理会不应忘记这一点。 鉴于另一方面所说的，我很抱歉再次提醒安理会，正是土族塞浦路斯人接受了秘书长1986年的原则协议草案，而希族塞浦路斯人则拒绝了。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我的发言极短。我认为鉴于安理会的强制性决定，我不必就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不管他们叫它什么——问题作出答复。但对土耳其军队问题，我是否可以认为，它与塞浦路斯无关的说法意味着他们将撤出驻塞的36,000军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泽波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我再次请安理会各成员国审议，在考虑土耳其代表刚才在对桌子的另一方讲话所作的发言时，他们应知道我也包括在那一方中。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

休会之前，我愿在安理会磋商后代表安理会成员国作如下声明：

“安全理事会成员们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21010)，并表示全力支持他继续努力，推动1988年8月展开的倡议。

“成员们回顾安理会主席1989年6月9日代表成员们发表的声明(S/20682)，其中对联塞部队成立已经25年仍未能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各方面经过谈判而获得解决办法，表示遗憾。

“成员们注意到秘书长的估计，即：只要双方领导人拿出必要的善意，并且双方承认，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必须是两族正当利益都得到满足的办法，则切实进行谈判的基础是有的。

“成员们和秘书长都同感失望的是，至今仍然未能取得具体成绩，就总的协定拟定一项大纲。在这方面，他们和秘书长同样地希望，明年初能够恢复直接的、切实的会谈。

“成员们促请双方领导人按照秘书长与他们最近一次会谈中的提议，并按照六月间的协议，同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合作，完成拟定一项大纲的工作。成员们也促请双方再下决心，致力促成和解。成员们同意秘书长的意见，认为采取表现善意的措施，会有助益。

“成员们对联塞部队在上一个任务期间遭遇到困难，表示关切。成员们呼吁所有各方同联塞部队合作，采取切实措施，确实保障缓冲区的完整。

“成员们还注意到秘书长指出的联塞部队一直面临的财政困难情况。他们注意到秘书长呼吁各国增加对联塞部队的捐款，这将有助于使联塞部队继续执行在塞浦路斯维持和平的重要任务，和减轻它的财政困难。

“成员们请秘书长在1990年3月1日前向安理会提出报告，说明在恢复积极会谈方面，以及在就总的协定拟定双方都同意的大纲方面，有何进展。”

这样安全理事会就结束了本阶段对议程上该项目的审议。

下午8点10分散会。